桴亭先生文集

桴亭先生文集卷六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青浦魏令君德化記

戊申二月望前一日客有從浦上來者述青浦令君德化事予聞之不覺泣下嗟乎生民之膏血下盡於催科而死於桁楊桎梏者十六七矣顧猶有神君焉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如青浦者乎抑不病國不病民以德爲政者未之前聞而況以德化者乎因濡筆紀之令君姓魏氏閩人其起家未悉或云以明經授官者也始至三日皁隸以大杖請號君睨視曰焉用此

吾以德化民耳皁隸失聲退掩口曰何來此傻物巳而吏請徵期君曰吾自有法乃數作十分分作三限月徵一分限完三之一絕火耗無分毫羨民喜皆如期屬至其及限者皆勞之以酒有不及限者君犂戚謂之曰汝當笞矣笞則當以錢予杖汝其速以杖費完額稅民踴躍泣拜自此徵稅無不如期足額者十二月徵秋糧不爲限民舟車至者絡繹輸米訖則詣堂皇看令君至不能容案桌爲傾動旁一人忽失聲笑君呼欲責之民自請責因曰去歲以二十三石米僅交十石今竟得原數不損勺合喜極故失笑耳君

貰之糧既足命糧長皆歸耕乃以十銀自隨呼運卒詔謂曰奉　朝廷旨糧與五米十銀具在是不奉詔者惟汝所爲運卒相顧莫敢難大吏有哂其爲書生謂不克卒事者而君本年之課輒以最稱終催科未嘗用杖卒如其言或曰是特欲於催科中行撫字耳若兩造則甯有刑措不用者而君於訟獄亦然每兩造具則温言諭之如家人卽有曲直嚴諭之仍曲爲調解令兩造皆心服乃巳未嘗擬罪亦終不加撻罰邑素好訟搆訐無虛日畏縣庭費重多就兩衙決之自君之來民相率感勸曰何事煩吾君訟艮巳卽有

爭者訴堂上片言立決無紛文費兩衙之庭蕭然也有城守某者感君德亦束其下不一與民事一日與從出會客坐談稍久別至門外輿從皆散去惟一小吏侍人謂君平昔不怒如此事且當用杖君曰若輩向恃官府多得錢故遭撻亦無怨今從我清苦無以養妻子若更撻之爲不仁矣若輩即不來我徒步往耳遂徒步行不數武而輿從至亦不加誚責旁觀者無不驚詫以爲漢吏以來所未有獨舊遞尙未舉臺牒速之君曰民力已竭可奈何大吏急將自臨比君泣請曰民一受責錢皆歸隸卒公稅益不可問矣大

吏悟乃稍緩時海上軍有促餉者未即應弁以遲誤受細責以門扇自舁臥堂上君出署與同宿撫其瘡而泣曰吾累汝吾累汝縣百姓實貧奈何乃入署脫夫人簪珥悉索署中物詣質庫質庫如所請撥銀詣堂兼歸所質簪珥曰民何敢典公物君怒曰若是則我誣汝耶汝不取物我不取銀民乃持簪珥歸君以銀授弁弁亦感德不敢取一錢去顧舊逋終無所著蓋此項多屬已徵爲官吏所蠹耗問之民則爲重徵責之官吏則不能應或謂君曰是且當設法君曰何法可設樂輸公助此欺天罔人耳吾死不爲也吾惟

一去以謝　朝廷謝百姓耳百姓聞君且去如失父母號泣聚謀舉國奔走者累日乃畫策青浦之俗工織布棉三斤織布一疋利率三倍乃議富室均出棉棉四斤三爲布資一爲織作費合青浦織戶不下五十餘萬家家織布一疋既成而售之價可數萬以其三之一償富室貲本而以其贏之二爲官償舊逋民不費貲而但費力議既定君曰是或可稍累吾民耳民於是合力爲經營無敢或後君在邑止飲勺水幾不能舉火民無所用其力詗知某月某日爲令君生辰乃合邑之數十萬人蹐公堂爲令君稱壽知令君

不取錢皆齋食物凡黃童白叟樵夫牧豎咸負斗粟持疋布或柴一束菜數莖喧闐公庭如是者累日公固不取民皆負至公堂委之去或曰公將籍其可用者爲民補舊逋云予之所聞於客者如此友人曰此可以風世嗚呼此眞可以風世矣爲惡者未必蒙福爲善者未必得禍此眞可以風世矣

婁東形勝古蹟圖記

昔周公作周禮命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以知地域廣輪之數蓋善治天下者必使天下之全勢瞭然在目然後推而行之神而化之可以使一民一物無不

各阜其生而適其性其於治一國也亦然李德裕之
鎮吐蕃也作籌邊[illegible]地形於中與諸將士朝夕指
畫謀議卒得治邊要領程明道之令晉城也一人為
盜即知為某村某人蓋講之者精而察之者素也晚
近以來治不師古官如傳舍有司視所居之位若非
其有身不下堂皇目不周四境一方之疾痛疴癢無
關於心故或偶值誕節有所餽賀則惟遠購珍異重
贄金玉其上者亦不過作為詩文稱頌功德玉軸錦
章輝映左右而已其於國計民瘼則兩不及念也惟
吾州侯白公以無欲之心行無倦之治動必愛民事

必法古丙申十月爲公嶽降之期州之賢士大夫與四方之賢士大夫俱謀所以爲公壽者公聞而止之曰某不德不足以重煩諸君子無已則予固向有全邑地圖之願其爲我攷索繪畫俾日置左右以贊予治諸賢士大夫皆曰諾乃博稽傳誌廣詢父老爲太倉州邑全境圖列之於屏經營凡旬有幾日蓋州之形勝險易無不載也田疇之高下水道之通塞無不紀也以及名人雅流之園林祠宇忠臣孝子之室廬墳墓無不周書而廣錄也圖成因捧觴以進公公閱圖而喜曰吾今而後益知所以治婁邑矣吾東按圖

滄海之濱固圉之術存焉西望玉峯太湖諸水之所自來也南指婁江何以使劉夏之功再見於今日北顧七浦則尾閭一綫未可再塞也其若忠臣孝子之室廬墳墓何以表而葺之名人雅流之園林祠宇何以憑而弔之諸君子之所以贊吾治者至矣將復觴於諸士大夫諸士大夫復進而前曰屏之繪公之命也雖然今日之事願有以壽公也夫太倉之境南至於疁北至虞邑東漸於海西及於鹿城廣袤凡百餘里其間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蕃衍人物之衆盛此圖之所得而繪也士女之謳吟父老之歎息田夫野叟

之播揚而稱說此圖之所不得而繪也某等願以圖之所繪者贊公之治以圖之所不得而繪者頌公之壽其可乎公說於是諸士大夫皆起酌酒以爲公壽而乘桴之野人亦得以布衣隨諸士大夫之後也因援筆而爲之記

太倉州侯大城劉公申講鄉約碑文代

吾婁爲濱海之國土厚而水深地宜木棉饒魚蛤萑葦之利其民俗涓樸篤親親重犯法凡供輸貢賦及期會徵發皆率先莫敢後守茲土者號稱易治自兵興後稍困徵輸俗以彫敝　新朝起而拯之賦役之

額以萬歷初爲準民稍稍有起色矣已亥之役海氛忽動因而設防措餉婁遂爲邊地瀕海設厲禁魚鹽萑葦民不敢措手足歲復不稔調兵急餉之符又朝夕下民相顧莫能應不得已而用追呼而追呼愈急則愈不能應也乃至棄父母妻子不養甚或拆賣墳墓攻訐親黨以辦賦役其黠者則乘時爲三窟冤作奸犯科磨牙吮血蓋昔年敦親奉法之意枵然無復有矣或者見之以爲婁之民若是其放辟邪侈無不爲也而豈知其無恆產而無恆心以至此哉大城劉公來是邦庀政事問風俗慨然作而歎曰民俗之不

古由教之不率也教之不率由養之不至也而養之大者莫如賦役乃更定舊法繁者簡之數者疏之甚者易之未三月而政聲作民如始舍之魚圉圉然慶更生矣公曰未也螟螣未除嘉禾不茂乃去其害焉者而階前三尺凜於春冰民又洋洋然歌樂土矣公曰未也夫病之急者必治其標及其邪之既去則務休息而安養之參芪粱肉以補助之夫鄉約之教亦吾民之參芪粱肉也其可緩乎於是舉鄉約之舊而修明焉每月朔望鄉城遞舉公單車就講帷意所適進父老子弟諄諄警訓有大事則周諮於賢士大夫

如修樓櫓除坍荒濬水道施醫藥之類皆節縮工用如庀家事嗅咻疾苦如抱痌瘝一國之人皆感激奮迅願洗滌肺肝以報我賢使君父老至歎息泣下以爲吾曩數十年前風俗固自如此不虞今日復見之也因退而謀立石以紀乞序言於予予惟鄉約之法即周官三物敎民飲射讀法之意吾州前此賢侯如四明錢公三韓白公皆舉而行之民未嘗請立石今茲之請立石何也噫嘻我知之矣錢公白公之時風俗尚厚如初病之人元氣未散進以參芪粱肉彼固不知參芪粱肉之爲功也今則尫羸一息旦夕不保

起死者而生之無異於溝中之瘠一旦而得大還宜國人之涕泣歌舞而欲垂諸石也不可以不紀於是乎書

丹陽二孝子記

丹陽之東南五十里有地名荆城港里人王國相者頗饒於貲有幹才同里虞翔尤驍桀善訟不相下始議爲婚姻既而不果積不能平翔遂結里中羣不逞爲十三太保以刼制國相國相不爲動翔益恨乘國相醉歸與其黨伏暗中邀之殺而投諸河此順治乙未年事也時國相妻虞氏有二子一女長洪元方六

歲次福元方三歲女及期而已孤寡訴於官不能直
翔視二子如孤雛腐鼠不爲意已而二子年稍長家
貧落力耕事寡母知父前仇期必報或欲與之婚曰
吾有父仇婚則念家室誰爲復仇者遂俱不娶康熙
庚戌洪元年二十一福元年十八矣母虞氏病篤呼
二子曰汝父爲仇殺汝兩人所知吾含痛不死者欲
見汝兩人復仇耳今病且死大仇未復雖歸九泉目
不瞑二子泣受命願捐軀復仇成母志母曰汝苟如
此吾何憂撫其女曰此弱妹幸早嫁之二子諾母遂
瞑二子治母喪合葬畢即擇配嫁其妹召工鍛二利

斧懷身旁曰吾以碎仇腦耳辛亥二月二十九日爲
其父被殺之辰二子殺雞祭墓并禱於神懷斧以往
時荆城方賽里社設高臺演劇男女觀者如堵翔從
樗蒲歸獨酌臺下伸足踞坐旁若無人二子至驟斧
之翔驚起大呼二斧交下頃刻立斃旁觀者駭甚優
場皆輟圍而責之曰若奈何白晝殺人二子曰若輩
無恐吾爲父報仇耳仇死吾兩人卽詣官不汝累時
里中父老多有知兩家事者曰若眞報仇耳無與地
方事二子遂詣官納斧自首縣令方公出聽其事者
爲縣尉某尉初無心見兄弟爭死且迫公論謂孝子

曰若孝子以一抵罪足矣何必兩遂遣其弟攜斧歸已而諸太保懼連及嗾虞氏入縣尉金必欲并罪福元尉追福元鞫屍於場驗斧闊狹有二欲夾福元足福元曰父仇既報死固初心無勞訊鞫乃并入福元罪時虞氏惡黨俱懷利錐欲刺二子丹陽人咸怒驛中戍卒聞之曰若孝子奈何使被困一呼而集凡數百人皆拍手譁譟諸惡黨懼不敢動城中諸紳士聞之亦咸敬二子作詩文投學博致縣令令義之具文以實情申各臺祈免死獄未具同里蔣仲初作雜劇傳其事予讀之歎曰世之復仇者多矣然出於十七

年之後又耕農不讀書且兄弟同志皆不娶視死如飴雖古之蘇不韋何以過焉抑其母能敎二子復父仇沒身不忘亦賢母矣因以爲記

此與堯峰文鈔所紀黃孝子事互異姓名年月亦不同此作王堯峰作黃虞翔堯峰作虞庠辛亥二月爲康熙十年堯峰作十一年四月殆皆傳聞異辭未知孰是葉裕仁識

陳母王孺人守節紀略

吾友郭子人一義烈士也所居京濱海讀書守志足跡不入城予友張元樸嘗稱歎其撫孤一事予未之悉己酉二月老友吳讓之以一帙見投屬予作傳則卽人一與其兄斯士所紀節婦之大略也予謂節婦

未亡未可作傳亦仍爲守節紀畧以俟後來可耳節
婦之夫兆先固浙籍祖父徙妻之劉陽堡遂家焉娶
郭氏即人一之姊兆先性俶儻不矜細行諸內兄弟
中與人一尤契厚中年因家難亡命北走京師辦事
三輔未幾國變兆先固多才善結納仍以舊資爲通
州倅與觀察陳公自修通籍今江南藩臺修公亦雅
重兆先稱兄弟焉修公先到高唐兆先入其幕殫心
佐政修公倚之若左右手時元配郭氏先以亂死遂
於維揚繼娶王氏即今節婦也歲甲午至妻以王氏
倚郭氏昆仲而復至高唐修公固豪於酒兆先每與

痛飲遂得腸疾歸妻就醫卧人一園亭中竟以疾殞時汪氏甫十七歲孤雛龍兒僅币月未卒前一日兆先呼人一至榻前以王氏母子屬之且授以片詞曰託孤天下難事人一獨易人一固血性男子也王氏能守則守之不能則聽惟留龍兒存陳氏一脈耳問所遺則囊無一錢葢兆先素豪俠有所得千金立盡絕不以生產爲事也人皆爲人一難之人一曰兆先知我且人已沒而卻之不義乃竭力爲營殮事以王氏少俾母子依孀姊以居且慮其無朝夕資爲多方理宿逋置田二十畝以給衣食孤善病則百計求珍

藥以活之兆先之族有利孤死而并嫁其母者謀將鬻之氏藏刃襟帶間以死自誓謀遂寢人一於是始知節婦志然念終非久常計乃攜孤兒持田券詣州求判牘歸陳族陳族避不納氏所居去人一十里薪米之費皆人一朝夕遺之如是者歲餘適觀察公有書至言氏母子宜權歸母家乃資送還維揚維揚之俗素不事女工而氏之父母又素貧力不能給二口稍稍以衣食爲言氏曰無庸予與郭氏兩孀俱女紅勤苦早習之矣乃夙夜織絍以自活然終不能給無何江上有警父母親戚咸謂曰揚城旦夕不保汝年

少將奈何孺人泫然泣曰大人無慮但善保孤兒階前三尺地是兒死所也父母終不謂然令鄰嫗委曲徵諷氏發怒引所坐木杌提之嫗失聲而遁父母知不可奪乃聽之每歲則走一力至婁取田租時婁洊饑所出租不能供賦役人一必借貸以遺之曰我以成婦志如是者數年或謂人一子竭力爲陳氏數年中陳氏母子且不可保矣人一曰吾知不負兆先不知其他顧亦竊心念之以爲維揚風俗頗不尙名節一母子豈能力砥頹波耶歲戊申乃同陳氏舊僕走維揚親訪之至則王氏荆釵布裙儼然老節婦龍兒

明發年且十三駸駸露頭角矣見人一如從天降不禁悲喜之交集也拜且泣曰君活我母子微君無以至今日又令孤拜且撫之曰昔年君家昆弟常慮我不克終今我不足慮矣奈此子何蓋慮其不能成立也又曰兒父淺土在茜兒父之父母亦在茜吾母子終當歸茜耳雖父母恩不忍離然襃義在陳矣其明大義如此人一歸爲鄉里道其詳且與其兄斯士同肇而紀之予既讀二君所記又參以老友吳讓之朝夕所見聞不覺作而歎曰嗟乎託孤守節天下兩難事也託孤如人一可謂不負兆先矣然人一不負兆

先而寡婦或負人一則不成美譚今守節如氏可謂不負人一矣抑有託孤之人有守節之母而其孤或不克自振則旁觀猶未免爲扼腕乃聞孤兒能讀書知母氏勤苦三善咸備茲事可謂無遺憾矣所可憂者當此困阨之時或艱於成立而又聞觀察陳公右藩修公時時羽翼之近且有一二百金之贈則他年成立之難又何憂哉又何憂哉於此知不特人一爲義士王孺人爲節婦明發爲佳兒而兆先能知人取友亦非常人也可以記矣

書黃孝子尋親紀程後

予讀歸元恭黃孝子傳旣爲之跋其後矣今讀孝子自記尋親紀程蓋不勝喟然有感焉孝子家庭之庸德自溫凊定省怡聲愉色而外無餘事矣然已幾幾乎難之至不幸而值人倫之變如曾閔諸賢則古今尸祝以爲純孝其若勢有不能爲力有不可勉雖聖賢不以之責人人不強人以所難也如端木黃孝子之事其兩親越在異國其相去萬里干戈載途虎狼塞道使孝子卽不往尋而終身哭泣思慕以盡其心志此亦聖賢之所不能責矣抑更有進者孝子有子尙幼聞孝子之行也其內哭而送之曰君之尋親固爲

孝矣今子尙幼尙君不歸則誰更如君者言絕沈痛而又本於禮義使孝子念宗祀爲重欲行中止又誰復以不孝責之而孝子終已不顧毅然就道今觀其所紀道路之遠跋涉之艱經歷之險嗚呼自天地開闢以來出萬死一生以求二親而百折不回卒如其願孰有如吾孝子者乎藉令孝子志雖堅力雖竭而所期竟不得如其願此亦無可如何之事而孝子竟得如其願於此見天道之報施雖極紛紜變亂之中固纖毫其不爽也吾婁舊學博文介石先生者固滇人也以世變隔絕不得歸今十年矣孝子至滇知介

石先生所居城且屠而家獨以世積善得闔門無恙以此觀之人患不孝不患不能出其親於險阨患不積善不患不能全身家於亂世其尙勉之哉

書淮雲問答後

儀幼不敏承先君子之訓頗知好尙見當世科舉之士雖誦讀孔孟而悖戾師說恣行非義心卽自恥有不欲苟同之志顧所遇多厄無賢師良友相與講明訓正弱冠以來漸日放廢泛濫詩文旁及元釋間從一二豪勇習擊射兵戰之法倀倀無之坐耗日月不知凡幾矣自是以後疊遭事變操心慮患匪朝伊夕

每遇讒詬叢生怨謗交作輒呼天自明困窮抑鬱中往往見己心與天心相通處旣而思之曰豈惟我心凡人心皆與天心通人苦不自知耳因謂孔孟言仁從來註說甚衆不如人心天理四字明白確當自是始識得一仁字至丙子友人虞九江兄以了凡功過格相約儀心甚愛之已而覺其儒釋混淆本末顚倒採之義理多有刺謬乃創爲格致編并約友人聖傳盛兄言夏陳兄爲隨事精察之學當此之時亦第謂讀書行善儒者之常初未嘗知人世間有所謂道學一途而亦不敢謂聖人之可以學而至也從事一兩

月用力頗銳四書傳註常若有人從耳旁告語者一日方途行忽悟敬天二字爲聖門心法胸臆之間如撤去牆壁一時驚喜不知從何而來明道所云吟風弄月孟子所云手舞足蹈未可以言語相諭也自是又識得一敬字由此知天下之人無一不可爲聖賢惜乎有其心而無其法耳三月望後諸兄咸集儀齋互相講貫時虞九兄尙兼事釋學各執已說相持不下翌日儀更作書論動靜之理言夏賦詩相答且告諸虞九力正其謬虞九亦奮然決去一時之間四人相對純如也四人之中言夏天資又最高每與儀橫

經坐論並榻卧語有不合輒相對質難及其合也相悅以解蓋不知言夏之說出於儀抑儀之說出於言夏也儀嘗謂言夏曰古人之中契厚知心者有之未必相從而講道抑相從講道者有之往往挾持私說分立門戶求其虛心從理舍己不吝如吾兩人蓋未可多得耳言夏亦以爲然由是相勉不倦戊寅又得友人錢兄蕃侯夏兄玉汝江兄升士王兄登善皆篤志求道勇於自修言夏更爲考德課業二錄以相稽核稍稍擴充之每旬日必相聚論學雍容竟日暇則課文習射風雩詠歸蓋駸駸乎有鹿洞鵞湖之樂矣

冬儀遭家大人之變寢處苦塊不敢與聞德業至巳
卯夏言夏諸兄有淮雲問答之舉儀以居憂不敢聞
命諸兄相強勉爾涉筆荒迷日久不知所云顧視諸
兄如在天上秋間言夏輯而錄之又從而爲之序曰
以存始事用識不忘印溪尊素曹兄有志窮理盡性
之學聞而樂甚今年春亦與其列嗚呼盛矣聖人之
道自程朱而後絕續者幾五百載降至今日蓋不知
仁義爲何物强而語之不以爲迂則以爲怪而諸兄
乃津津好之又從而擴充之雖由此而至於開來繼
往亦奚難哉憶昔幼年之時先君子教儀書曰讀書

成聖賢古人之學讀書中進士今人之學又曰汝今年十六當思宣聖志學何年讀聖人書所學何事儀時方少未甚深領今日讀諸兄問答殆眞所謂古人之學聖人之事矣而先君子又不及見嗚呼其可痛也夫其可痛也夫庚辰孟春識

書吳白耳贈言卷

癸巳春二月如皋吳子白耳過婁譚道與吾黨諸子共論格致之學將別吳子請於諸子曰古者朋友相見必有贈言之禮今子將歸矣諸子豈無一兩言爲子終身之勗者諸子因各書兩言贈之予無以爲贈

亦書兩言曰工夫依大學道德在中庸書畢吳子更請述其大要予惟吳子之學程朱之學也程朱之功在於表章大學中庸二書以爲學者入德之門以昭聖賢功用之極今天下之於二書自天子以及庶人凡八歲入小學以後亦靡不誦之肄之講之述之矣然童而習焉皓首而莫知其故無論耽逐華膴汨沒科舉者徒以二書爲取富貴之資卽古今以來號稱大儒其於二書之旨固已貫串靡遺而往往以好奇喜新之故另立宗旨別樹門庭一理之中千歧萬派至於近代尤爲紛紛不一執此說者則非彼說持彼

論者則嗤此論夫聖人之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陰陽無二氣人無二性聖人無二道則學者必無二學苟人執一說家樹一幟則屢變之後紛呶愈起其必至猖狂妄行肆為隱怪使後世之士疾理學如仇懲噎廢食未必非諸前輩之過矣夫大學之外有何宗旨自古二帝三王以至周公孔子無不從此中致力無不從此中入手而後世之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者乃顧欲淩而上之歧而二之叛而去之無怪乎後世之學術愈多而大道愈晦也天下詖僻之行皆起於人心之不

明人心之不明皆緣於學術之不正是故學術不正則隱怪之人作叉不幸而其才足以濟之一唱百和鼓簧斯世由是以及於鄉國由是以及於朝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積漸之久而至於上干天心下累民和以致水旱疾疫盜賊兵火馴致大亂揆厥所以豈非率由隱怪之流學術不正以至是哉夫中庸之旨始於中和而其究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知一人之心術其所係於天下萬世者葢不小矣旣知從事斯道而不能體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實以三達德行五達道成功於參贊位育

則與夫日讀大學中庸而不知其旨徒以爲取富貴之資者何以異哉吳子能爲程朱之學能讀程朱之書者也故因贈言而更爲述其大要如此

跋滇南文介石先生戊子講義後

此滇南先生戊子之講義也去此已六年矣今出以示吾黨無一字一句不可反之身心無一字一句不可易之同志則知吾黨今日舍誠恆敬三字亦何以哉不但今日卽去此而百年去此而千萬年舍誠恆敬三字亦何以哉雖然言之非難行之爲難傳之非難習之爲難自戊子去此曾幾何時吾黨之能以誠

恆敬自勉者蓋亦少矣然則自今日而往倘復如戊

子之至今日豈所望於吾黨哉願與諸同志共勉之

跋如皐吳翼菴婁東會語

如皐翼菴吳子生於安定講學之鄉湛深於程朱正

學誠所謂豪傑之士也與予神交十五年今始來婁

諄諄以講學相勗在昔南宋之時講學之風大昌而

識者猶謂必係籍聖賢然後可以講學況以儀之貌

末而又當今之時處今之世哉雖然吳子之盛意則

不可以不承也爰告吾黨續申歲會而吳子乃欣然

不憚告誡且出會語以訓之儀與同志讀其言卒皆

見前實地指點從此下學卽從此上達可謂一以貫之矣夫講學者所以祈有得於身心也亦非特一己之身心將以使天下之人皆有得於身心也使天下之人而盡如今日則所謂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者非卽此而在乎不然而欲以講學爲名高吾恐朋從愈多而眞意愈少也

谿南存稿題辭

予嘗戲與友人言制科之文所講者古人之德業所衍說者古人之言語世乃謂之時文詩文策議所詠歌者目前之光景所敷陳者目前之時務世乃謂之

古文何相反也然世之作制科文者古人之眞意不知高置何所窮極妙麗務爲趨時作詩文策議者雖賦詠目前而往往能發抒其胸襟性情猶有古人之意則世之謂制義爲時詩文策議爲古或以此也雖然即詩文策議而能發抒其胸襟性情有古人之意者葢亦少矣吾友簡菴陳子則眞其人也簡菴自壬辰來燕才情風雅輝映一時願交者戸屨恆滿而獨與予及太原昆仲爲莫逆交葢彌久而彌篤也今年冬去壬辰巳六載陳子忽馳書示予古文詞并乞爲序嗟乎予寂寞之人耳簡菴以肆應之才無往不可

試其鋒鍔而獨留連致念於天涯寂寞之友然則陳子精神之所存蓋有游乎寂寞之鄉者歟谿南存稿十一篇此陳子偶刋以問世者夫陳子之爲古文詞亦多矣而其所刻不過數篇又多悲涼感慨紀述先世之語卽策議亦梓其應制之作然則陳子之爲陳子可知矣陳子豈欲以古文見稱於時耶蓋將使當世之人因陳子之文而知陳子能發抒其胸襟性情猶有古人之意是則陳子也已

石敬巖傳

石敬巖子所從受劍槊之師也崇禎癸酉平湖沈公

崇禎備兵吾婁時江以北海氛日甚沈公留心武事聘東南技勇練兵敎士敬嚴應聘而來同時來者有曹藺亭趙英及少林僧洪記洪信之屬獨公稱最自曹以下皆推服年巳七十餘猶力舉千鈞盤舞丈八矛能跳虎躍觀者皆辟易有程某者徽人亦善梨花槍妒公憤言於衆欲與公較公與期日角技前一夕程忽遁去予念時事日非倘一旦出而用世則兵革之事所不能也乃延敬嚴而問技焉三年中頗得其術甲戌流寇蹂中都圍桐城公所與游壯士趙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公與俱公辭以老英曰我輩平

居以公爲膽公不往我輩何所恃遂强公行二月十二月追賊於宿松賊伏山谷中空城以誘我師輕追賊伏起斷中堅爲二文達死之公與英猶未食分左右奮擊自辰至晡殺賊無算英馬蹶被執公大呼往救槍鋒所及無不披靡圍散復合者數已而槍折馬斃公揮短刀步戰猶力殺數十人至死不仆初公與予論馬槊謂馬上槊猶馬上箭對鐙抹鞦乃可發槍若分鬃者全恃馬力倘敵馬力强能折人槍故馬槊以渾鐵爲貴公之死卒以圍合敵衆槍力不及而賊馬又甚强皆如其所論云死之日皖人異之招其魂

祀之余忠定廟下吳人陸嘉穎賦詩哭之買隙地具衣冠以葬太史海虞錢公爲之作石義士哀詞并序其事焉公常熟人名雹先世爲元大臣國初抑之爲貧戸太史謂元時丐戸者誤也萬歷中白茆薛四鬍以鹽盜爲橫於海海虞令耿公橘陰募力士數人𢧐之公其一也應募之日耿公畜之署中自教以擊劍之術故公之劍實耿公所授已酉從都淸道陳監軍征兩江黑苗公被重鎧先登揮三尺鐵入萬衆中遂破同安諸寨以功至都勻參將尤精梨花槍與河南李先復同師傳而公技更勝游少林伏牛五臺皆盡

其妙槍法遂爲江南第一嘗見其所論萬派歸源者千人中可獨出獨入昔唐荆川與俞將軍天祓論槍風月樓所言圈槍特小小手法耳據以爲學之三年洵英雄欺人也游山東韓晶宇中丞聘之教子與浙人劉雲峯同學倭刀盡其技故公言步戰惟長刀最勝當馬蹷步鬬時公仰天歎曰使吾得長刀一賊不足盡耳卒以器械不利以身與敵悲夫

昆陵蔡仲全先生小傳

昆陵一郡以天文律歷皇極性理疑難之學著稱於時者人皆知有蔡仲全云仲全諱所性居昆陵城西

山林里相傳爲晉司徒道明蔡公之後世以耕讀爲業少時諸同人皆習制舉業仲全獨喜觀綱目性理及先儒語錄十四五嘗和其先人仰懷公東溪詩有若得臨深不愧影春光風浴可從遊之句識者知其後必以儒行稱十七八見閩中顏茂猷以五經中式遂奮然欲效之力通五經每小試輒揮數義然是時制科法弊遊庠序者非賄賂請託不可得仲全又力持古道以爲進身之初必不可由詭遇盜受擯毋捷得人皆笑之仲全泰然不爲意焉申酉間遂絕意干祿足迹不入城一意讀古家無書每從人借讀嘗得

二十一史日讀一本計四百八十日而徧畧皆上口凡天文歷數律呂皇極洪範王奇之屬悉不由師傳仰而闚俯而筭讀而疑疑而復讀不能遽通則擲書於牀縱步田野間或立溪流樹影與樵夫牧子互語忽一意悟到倉皇奔歸索書急讀則古人之意已豁然矣如是者數年始入城憲副岳虞巒方註易與語大奇之留共參訂每歎不及同時有一菴升書二馬子者遂於理學一見相得甚歡引為性命交朝夕切磋庚子徒步三百里訪予於婁婁中諸賢與仲全接席者無不咋舌稱歎仲全歸益以絕學自任其族人

靖公進士聚友數十人從之講五經同異仲全南面
踞高座言如河漢聽者俱屏息或間有可否則務取
理勝相掩不以辭長也一時縉紳名流及聰明傑出
之士皆樂與之遊仲全悉出其胸藏無所吝毘陵明
天文星歷律呂諸家如二馬子楊爾京龔武仕之儔
皆仲全之切磋爲多性至孝友父仰懷公病目仲全
日以舌舓目病結以指導其糞母章氏姚氏之病雖
厠牏之屬必躬必親居三年喪蔬食異寢如古禮有
姪中年逝爲養其孤寡修脯所入輒代其弟完逋賦
子荇能讀書力耕養父米鹽之事一切不問也與人

交和易善笑語如醕醪之醉人毘陵城中人士好學者見先生輒迎致如洛陽故事家有行窩每入城隨意所適無專舍貌樸好野服人與人作接多忽易久乃益敬常遊西洽逹官見者不爲禮語一再接驚趨下座再拜稱謝呼爲先生顧又有機權遇事能談言微中酉戌之際有大盜高三倭者官兵莫敢近仲全往說之三倭立散其衆詣城中降里中人卽素有城府與人冰炭者見仲全無不立化也同人咸比之邵康節以爲性情作用皆近似至於人讀易書難仲全讀難書易則又與宋之西山可比肩稱二蔡也

野史氏曰仲全眞風流人豪也哉古昔之士以布衣雄世者往往而有若近代則諸生以下鮮能自立卽有以翰墨遊公卿間者此妾婦非丈夫也仲全深居田野以博學名動一時衣敝緼歷朱門雄辨高談傾服四座時人以比康節西山夫豈過哉

張子威小傳

張子威諱世維婁之璜涇人家世農賈有隱德子威生而岐嶷性沈默寡言不與羣兒伍其祖與父咸器之令遊學州城因從先君游時從先君游者皆彬彬文學之士聲稱爛然然每羣聚笑語輒有飛揚跋扈

之氣子威獨終日下帷斂膝危坐讀書窮晝夜不倦有所論說皆默識於心先君深敬愛之嘗曰子威志篤而氣靜非聲華之流所能及也旣而試輒不偶子威作而歎曰吾讀書學古人耳何用屑屑名利爲乃棄舉子業歸璜涇隱居授徒教子弟以孝弟敎鄉黨以忠信里中之人皆化其德間亦操子母學賈人術而性不喜言利有所得輒隨手散去轉益窘子威亦不以介意未幾海內亂子威之家燬於兵火乃就委巷中僦廛而居門庭蕭然几案清絕壁間惟古琴一張牀頭書數卷子威偃息其中妻孥熙熙雞犬閒閒

雖古桃源中人不過是也暇則一瓢一易賣卜於市得錢輒沽酒飲飲輒醉醉輒就枕嘗謂人曰吾於世無他好惟醉鄉睡鄉差足樂耳是以鄉之人無不知有子威亦無不樂與子威游者而子威固泊如也子威有三子皆嶽嶽成立善事父母次君仲芳尤秀敏工詩文能琴更精繪畫子威小像卽其繪云

如我老人傳

如我老人者吾友無競龔子之尊人居州之茜溪諱之鵬字程侯其先自宋高宗朝始祖諱犄者爲殿中侍御史扈蹕南行自汴來吳有銀杏枝觸舟取以插

地祝曰吾卜居茲土子孫昌者銀杏當活已而果活
後大如車輪又遇異人授以靈草使療疫得活萬人
因號遇仙公公之子有安盛定三派皆代有顯者而
世所稱安節公即定派也安節公自金川著節後歸
隱於婁居雙鳳里彥和公始遷茜溪爲州之七都族
姓繁衍人稱爲龔巷數傳生公幼穎敏受業於先達
虞淵姚公數奇不遇乃棄舉子業以治生課子爲事
七都故沃壤公率僮僕力耕其間家稍稍給遂以其
餘力闢圃一區顏曰拙圃自稱如我老人築書室曰
花萼傍更治小屋十餘楹前後雜植花木中延兩臯

比課子每花月之下賓朋過訪輒圍棋論文流連浹日好以家醞醉人不極歡不止族人有誚公爲迂者謂公何不廣治田宅爲蓄積計公笑不應教其子愈力子三人長挺即無競次挩字與參次拱字向辰遂先後補博士弟子挺惇樸有古人風善古文辭挩工詩饒魏晉丰格拱篤學孝弟皆與予及麐士言夏結爲世外友挺之子嶸亦弟子員從予游予因過公之所謂拙圃茂林修竹清池環匝老梅古桂偃蹇兀傲公之祖孫父子讀書飲酒嘯詠其中眞足樂也村之中環而居者多翁之族姓田宅相亞雞豚相接歲時

伏臘歌呼歡笑亦何必昔人所謂桃源耶今年甲午公壽躋八十長身鶴立方瞳綠睛行不扶柱杖燈下能讀細書與人飲能終夜不倦予嘗叩公致壽亦或有術乎公謂無術特龔氏固多壽因歷數有遷齋公者與沈石田友壽八十九伯母沈壽九十三其餘七八十者不可勝記而公之兩尊人亦俱享耄耋藉非桃源何神仙若此之多耶或謂遇倘公實以陰德起家故其後多壽理亦宜然時公之族姓及諸同人皆將爲歌詩以壽公而弁欲乞言於四方之賢人君子儀不揣先爲之傳以傳述其事

海烈婦傳

余讀歸震川先生集見所書張貞女死事貞女固吾郡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嫗多與人私不避其媳貞女醜之竊誡其夫亦時時幾諫客客父子不省反以語嫗嫗怒與羣惡少謀欲併汚之姑一嘗試知不可犯乃共謀殺之鞭箠刀斧無不畢具貞女被慘毒以死震川至安亭悉其事適時又有欲緩其獄者震川爲呼籲士大夫間主持公論不遺餘力嫗惡少始得擬罪死獄中嗚呼女子之死節猶士大夫之死王事也士大夫讀書知禮義求其能死王事者千

萬之中未可得一二而里巷之婦人女子能之可謂表章揚扢非我輩事乎康熙丁未正月二十七日常州毘陵驛有海氏死節一事氏徐州人固小姓夫陳有量孱弱僅知書貧不能活時海族有爲松江營弁者往依之値他調又往江陰依姪永潮潮營兵也復不能活乃轉至毘陵謀便道歸僦屋半間爲權寓計有惡少楊二者故酒家傭卒見婦駭曰此何爲者貧而麗殆奇貨可居耶乃故與有量暱貰以酒食亦稍貸其乏計得間而婦深自引匿無由款接復與有量飲血神祠結兄弟歡始得以叔嫂禮見一日有量出

二乘間挑之氏厲色疾叱二倉皇遁巳而悔曰吾利其姿耳與若夫交甚無謂且屢貸未償將安底乎會水涸糧艘滯集肆前取酤有旗丁林顯瑞者與二狎二導之窺婦林魂魄蕩然不能禁語二曰若何以敎我使得一近誠死無所恨二曰奚止得近若誠聽我策且使入彀終身爲若妾矣彼徐州人方謀亟歸汝能賃若傭納諸舟中惟汝所欲爲也林大悅二乃復招有量紿之曰兄欲歸久矣此間有便舟甯用附之耶有量曰甚善顧無貲奈何二曰弟爲兄謀不必出貲且可得錢償諸負資斧咸取給嫂亦得安歸有量

大喜請策安出曰有漕舟主人覓傭書者兄善書此一機會也有量諾之得聘金三二算償諸負三金立盡歸諸氏氏問誰何有量以林告曰是頃與二同過我者耶彼往者目矚我其意常在我也且二匪人其所與必不良不可往有量亦疑然金已散莫可爲計婦終期期不可林囑衛弁以誤運遣卒稽有量夫婦登舟居第三艙氏益韜晦不得見林復謀諸二二曰夫在故也林復以廿金付有量令往蘇市篁纜且曰若有贏卽奉爲行資有量以語氏氏持不可聞外方呼登舟急一小艇泊艙前有量不得已奮袂出疾棹

而去故事糧艘行必祝金龍神演劇於臺是日林欲挑氏乃泊艘於臺傍豐治酒饌命所私二舟人婦叩扉饋氏曰頌神惠也氏投卻不納復垂簾艙門請觀劇氏闔扉不一觀復顧二曰彼戲且不觀奈何二誚林曰世豈有婦人就男子者吾與君致之舟餘豈能相助君健男子乃不能制弱骨耶林大然之亟歸使二婦持白金五錠列案間語氏曰此林君權以奉娘子者他日出京口過維揚當再市珠帛爲娘子歡氏怒揮其金毆二婦出詈聲達於外林雖知不可然終以楊二之言爲然夜二鼓穴艎板以入掩其睡也見

氏方危坐大呼殺人舟人雖聞屏息不敢問持之急聲愈厲驚寤鄰艘或呼曰林某何爲者彼旣不顧林某何爲者林沮喪退微聞哀泣聲又聞窸窣聲已而寂然揮二婦視之投繯就暝矣時年止二十有一也林皇遽謀匿尸米中俟隙沈於河禁舟人無上岸越三日念有量且歸林之弟行四建議懸十金募舟人能死有量者長年藍廷欣然應募得登岸卽持金密首於鹽兌司李朱公公閱牘大驚燒燭傳經歷授以牘戒必得賊經歷君者名明素多智時告密者方匿且糗艘如櫛無從拘獲乃亟趨官所發篋得受兌籍

載某月日衛弁雷播霞名下旗丁林顯瑞米若干石
曰得之矣啟城門鑰呼弁於夢寐紿之曰適奉嚴檄
某艘匿逃人盍往勘弁悚懼如約偕詣艘呼舟人點
名至顯瑞曰此逃人也眾方愕眙林亦肆辨忽燭光
燈影間藍廷躍出林驚曰汝往蘇那得在此經歷以
牘示之知事敗語塞就縛次晨以白金一斤啗經歷
且自白已實與婦姦其死者由舟人婦醜之也冀以和
姦得減死且祈緩獄經歷怒投金於地疾往驗尸藍
廷從米中舁出玉色如生氣勃勃若怒狀衣外稍完
好餘盡齧結而凡衽衩上下裙衩袒袜皆逬綴密縫

牢不可學蓋有量去後自紉以備倉猝者也萬目環視閧然稱歎至有泣下者林乃不得以和姦爲辭如法論斬獄既具上之司李覆讞無異林復賄衛弁爲投牒代辨言氏死反目且漕限迫領運者難猝代司李執不可遂通詳上官林弟四走淮安囑其兄三且告總漕如弁指希促運提質反覆緩死而司李申詳已逹如詳論罪三憂懥嘔血暴卒林計窘悔愧自怨述氏前後堅貞狀以告同獄故外人流傳益悉更恨誤聽楊二術不令獨生適有量吳門已歸江陰營兵承潮亦至連控二二逸捕獲之與林同質林堅質爲

二所誘加嚴刑比出就獄汞潮會長錐刺之市人不平者以萬計咸共毆二二哀號宛轉入獄卽死輿論快之士人競捐貲立祠擬肖像啟其棺已七十餘日顏色不變觀者咸詫以爲神祠在常州西門毘陵驛畔俗所稱龍嘴者是也一時爭相歎頌題詩者屋壁皆滿自達官貴人以及窶人乞丐無不趨拜瞻仰捐貲恐後亦足以見三代之人心矣嗟夫予因之重有感焉烈婦之事與嘉定張貞女其不幸同其死同其志同也然貞女以不及豫防身體髮膚備慘毒以死當時之人猶有疑其不能無辱者賴震川爭之而後

定若烈婦之死則寸膚不露故和姦之誣卒不能涴而寃以速伸嗚呼可謂勇能捍暴而知能衛身者也雖古稱引斧斷臂何以加焉

張幼禱先生像贊

生富貴之族未嘗以門第驕人處明盛之世未嘗以名利居心其接物甚和而非闒然媚世其持己似矜而非傲物陵人壯欲乘時究心於禮樂兵農之府老思遯世游刃乎詩書翰墨之林優哉游哉不知我者以爲畏入世途之狷士其知我者以爲不求聲譽之逸民

朱昭芑像贊

嗚呼噫昔風雪之夕坐予亭而談心者非君也耶文章極天下之選而不得一命之榮名譽馳四海之遠而所處者一畝之宮交游同學無不鳴珂佩玉翱翔王路而君獨以蹭蹬之布衣頡頏偃仰乎其中辛苦二十餘年著書三百餘卷曾不得登諸黎棗公諸海內而徒飽篋中之蠹食增案上之塵封嗚呼哀哉時耶命耶天耶人耶覩昂藏之七尺豈有美如冠玉而長貧賤者而年甫半百綸無半通令人不得不撫髀扼腕而徘徊歎息於紙上之遺容吁嗟已矣憶昔甲

申之歲君以令子相屬而今也令子能讀君之書繼君之志則君未竟之業可以復續而又何必致慨於不平之造物憒憒之天公也耶

病中自贊 時人有不樂於講學者故云

爾性拙樸不宜於仕宦又不喜浮華不宜於藝林手足弱不宜於農無狡獪之才不宜於工賈爾非道學且奚術之從耶雖然爾以爲道學而天下之人不欲與汝爲道學則奈何孔子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然則吾將勉之已而聽之人矣

陳氏二子剛方字說

木必有松柏之質而後可自試於歲寒人必有堅貞之德而後可自立於叔世何以言之當春陽和煦之時衆卉敷榮披之以春風被之以春日雖柔柯弱草未嘗不欣欣於大化無私之中也迨夫隆冬歲寒嚴霜急雪巖谷俱涷百草萎壞當此之時求其挺立不彫屬之柔脆者乎屬之勁直者乎惟人亦然唐虞三代春陽和煦之時也勞來匡直其爲春風春日也大矣自此而往世日益下則所以和煦乎人者亦日益少非有卓特之志貞固之操何以立身而致行河南東夏筒菴陳子以清節世其家者也當申酉之間伏

處不仕命其子曰剛曰方而問字於東海之陸子陸子曰善夫柔而能剛靜而德方此孔子之所以係坤者也夫坤之時何時乎使孔子以坤道訓世則柔與靜足矣率此以往將奄然媚於世者皆可謂之柔與靜而乾道或幾乎熄矣申之以剛方其有乾德之思乎吾以是知陳子之命其子以從陽也以自立也雖然不可以不善其用也子瞻氏之爲剛說也曰剛者必仁非剛者之必仁仁而後成其剛也剛而不仁爲暴而已矣鄒侯之賦棋也曰方若行義夫義也者宜也宜也者時也方而不知時宜爲腐而已矣爲之字

剛曰仁思字方曰義思仁義大道之旨也仁義所以善剛方之用也繫辭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剛方天地之道仁義人之道也盡乎人而後可以參贊乎天地為二子者勉旃

危齋銘有序

檇李巨手吳子始搆卍齋與其少君項朝夕吟誦其中有詩刻行世巨手至婁予讀其詩得接其人蓋奇邁卓特之士既遊四方歸深恐世故復搆一室隱居讀書名之曰危巘可陳子為之

說夫卍古萬字也於數爲盈於義爲博吳子其有博學之思乎博而不已必盈盈而不已將有窮大失歸之慮焉繼之以危惕辭也吳子其又有兢惕之思乎梓亭陸子喜爲兢惕之學者也故不辭而爲之銘其辭曰

孰危爾身富貴勳名以勞爾形孰危爾心得喪榮辱以亂爾聰明戕之哉不知危而危其危也乃亡之續知危而危其危也爲安且福乾之惕坤之敬朝斯夕斯永天命

祭虞山毛子晉文

嗚呼虞山有毛子晉亦虞山之人傑也在昔萬曆盛時虞山牧齋錢公以文章名海內子晉從之遊最早凡牧齋所讀之書子晉無不讀牧齋所交之人子晉無不交而又能搜求善本不惜重價聘宇內名師宿儒互相讎訂剞劂之美甲於天下至殊方異域亦莫不知有汲古先生藏書之富與絳雲樓埒四方之賢豪長者或吏玆土或遊虞山無不造廬請謁盡幾與牧齋公平分半席嗚呼可謂盛矣或曰以子晉之才之學可以黼黻盛明蜚聲皇路爲一時名臣碩輔而顧埋名畎畝終老山林僅可與石門衡山比肩以是

爲子晉歎望予謂不然人生之遇與不遇時也運也惟讀書之樂則性命以之者也昔人謂萬卷自擁何假南面百城今子晉坐隱湖之濱所居有良田廣宅聚書至數萬卷搆傑閣貯書其中背山臨湖日與名人逸士校讎緗閱暇則一觴一詠暢敘幽情而又有賢子弟禮賢賓師講道論德修身復古以視夫僕僕長安車塵馬足營營終日寵辱驚心者得耶失耶且邇者天下亦多故矣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子晉身不登仕籍足不履廊廟置身局外理亂不聞其生也爲江湖之逸民其殁也爲兩朝之處士蓋棺之日家

無餘財天下莫不重其人嘉其行予嘗謂宋之趙明誠其藏書之富私居之樂似頗勝於公矣而卒以身丁喪亂所蓄盡失讀金石錄者無不悲之以視公之屢經喪亂田園宴如其擇地之善藏身之固又加於人一等矣謂之人傑不亦宜乎予與子晉交因子友碓菴數年中數過其廬登樓讀書見其品題位置無不精絕而又能以其餘力庀治田園經理公私諸務莫不井然咸中條理嘐中陳子義扶常歎其有大司農才然則子晉豈不能以功名顯者耶彼固有所不必也嗚呼子晉可謂人傑矣

桴亭先生文集卷六終

後學李聯琇敬校

桴亭先生文集補遺目錄

序

桴亭先生文集補遺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毛師柱端峰詩選序

吾鄉毛文簡公七歲能詩歌宏治中舉進士第一人故吾鄉之豔稱才名科第者必以文簡公爲首然文簡實以名德勝嘉靖中議興獻王祀號文簡據大儒伊川之說疏五上廷議不能奪卒以此忤上意乞骸骨歸天下韙之故其子孫世以渟謹稱於時亦史爲文簡六代孫少穎悟能文章有聲黌序間尊人止五與余爲髫齔交聞余與諸友及門爲居敬窮理之學

慨然曰少年當務根本聲名馳逐豈吾輩事耶遂卒亦史從遊於予將究心程朱及當世經濟事無何以奏銷詿誤名在籍中時奏銷令下士子之閉戶讀書不與胥吏狎者詿誤者以百計率知名士也亦史既被放家益貧落尊人止五又得末疾湯藥不能具不得已遨遊金陵維揚間資館穀以養間爲詩歌以見志一時名公如杜于皇王阮亭皆歎息推許然非其所樂也今年春又將挾册北游書其近日所爲詩凡若干卷問序於予予讀而悲之嗟乎亦史子昔者以予一日之長侍坐予側往往横經問難抵掌籌時則

逸興遄飛一往不可遏今不過如斯而已耶然而負米之情較之昔賢心事其旨一也其必有穆然相感而喟然投契者乎己酉春暮書於抱經堂

沙頭里志序

沙頭里者吾州東北鄉之鎮名也在唐宋時爲塗松市又名印溪至元時設河泊所始有沙頭之名又名沙溪國初仍之宏治中都御史朱暄因□鄉人參政陸容議分割崑山嘉定常熟三縣地爲州而沙頭舊屬常熟遂爲州之東北鄉以鎮名州之爲鎮者九爲市者六而沙頭雙鳳爲巨以其地物産爲盛且多賢

豪也瀕年以來經變革雙鳳稍衰落獨沙頭特盛人文蔚起科第相繼又多賢人君子持名教敦氣誼以古道古學興起一方一方之人蒸蒸然雖有頑讓亦罔不革面也又沙溪民居向枕七浦婁城之水惟婁江七浦流出海與崇明接邇年婁江塞湖流皆從七浦出稍開大崇明官民船至郡中者必道沙頭貨物岔饒隱然一小都會友人曹子暉吉曰是不可以無志也凡物有微必有著有盛必有衰昔太倉之璜在崑山亦一鎮等耳式齋陸氏即爲之志所謂有微必有著也又地大人衆則孽芽其間不有紀載以爲之

觀感將爲善者無所勸而爲惡者無所懲安知今日之盛不即爲後日之衰乎用是始於丙申迄於庚子網羅典故搜輯舊聞爲書凡十卷命曰沙頭里志集成問序於予予曰國之有史邑之有乘家之有譜皆所以備觀感垂鑒誡也獨一鄉之志無聞焉豈以一鄉爲不足志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天下者國之積也國者鄉之積也於一鄉之中而紀其土田形勝則可備職方之採紀其人物里俗詩歌逸事則可以當風謠之貢紀其水利兵防則可以裨政教之助邇之廣見聞遠之備觀感是雖一鄉之事

而實天下國家之事也即以此爲吾州之鄉倡并以此爲天下之鄉倡不亦善乎是爲序